

倫理教科書

第二

六十五



弁言

中國古籍於家族倫理失之於繁於社會倫理失之於簡今編此書於家族倫理多矯古說之偏於社會倫理則增補前人之所略計三十六課以供學校第二學年之用至編輯之例則與前冊略同也

倫理教科書

儀徵劉師培申叔

第一課 論家族倫理之起源

國家之起源起于家族大學篇言治國必先齊家家齊而後國治孟子言國之本在家而西人言社會學者亦以家族爲國家之起源謂民族之起源起于共同之特性而共同之特性起于血統之相同則所謂民族者乃合數家族而成者也同一民族即同一國家此家族所由爲國家之起源也今試即中國家族之起源考之家族之起源起于宗法宗法之起源由于祀先英人斯賓塞爾有言各宗教起源咸起于祖先教吾觀中國教字從孝得聲孝經亦有言孝者教之所由生是則斯氏之說徵之中國而益信古教字從孝蓋民之初生無不報本而反始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人鬼之祭以興觀中國人民言婚禮者必曰上以

奉宗廟

禮記昏禮篇○此夫婦一倫由祭禮而起之證

言育子者必曰用以求嗣續

孟故

子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父子一倫由祭禮而起之證

而禮記祭統篇又垂祭有十倫之

說大傳一篇復陳尊祖敬宗之效則家族思想之起源悉範圍于祭祀之禮矣且當此之時一族一國之中咸有主祭之人名

曰宗子而任宗子之職者厥惟長子致宗有常尊君主為王室

之宗子故即以長子嗣君位

如殷天子稱太宗中宗高宗是也

襲為大宗次子

為小宗次子之長子襲小宗其次子則為羣宗小宗羣宗咸不

得與大宗齒列故父位必傳長子長子必紹父位弟必尊兄兄

必蓄弟諸侯以下其宗法與天子同故世襲之基以定降及平

民亦各祀始祖以長子主祭為一族之大宗小宗羣宗亦不得

與之齊等此父子兄弟之倫理所由起也故家族倫理者基于

宗法時代之制度者也中國自三代以來帝王有帝王之宗士

民有士民之宗農人有農人之宗故以宗法治家即以宗法治

國使貴者不至降爲賤卑者不敢抗其尊以維天下之治安秦漢以降民間習俗相沿仍存宗法時代之遺風既存宗法之遺風此中國之倫理所由偏崇家族也

第二課 論家族倫理之利弊

家族倫理爲實踐倫理之基特中國所行家族倫理其弊有二一曰所行倫理僅以家族爲範圍中國人民自古代以來僅有私德無公德以己身爲家族之身一若舍孝弟而外別無道德舍家族而外別無義務又以社會國家之倫理皆由家族倫理而推

凡事于家族有利者則經營恐後

凡事于家族有害者則退避不前人人能盡其家族倫理

即爲完全無缺之人而一羣之公益不暇兼營其弊一也一曰家族制度最不平等家族倫理即由宗法而生故子弟屈服于父兄猶之臣民服從于君主而三綱之說以興父之責子夫之責妻雖不當于理亦謂之直若爲子者爲妻者以理爭之雖當

於理亦謂之曲使天下之民受屈于空理之下不敢稍違舍理  
論勢以勢爲理僅弱者對于強者所盡之義務耳其弊二也欲  
矯二弊則家族倫理不得不改良改良之法若何一曰倫理不  
以家族爲範圍公羊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詩言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漢賈誼言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王事者即國家之事也  
蓋以國家較家族則家族爲輕國家爲重昔大禹過門不入霍  
去病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即不以私恩廢公義之人也一

曰家族倫理當互相均平五倫本對待之名詞非謂爲父者爲

兄者爲夫者當立于絕對之地位也易曰夫婦父子兄弟

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不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左傳曰舜使八元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又晏子

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論語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大學曰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皆其證  
均當互盡其倫理所以矯不平者而使之均平耳若以家族倫

理爲可廢則倫理之道由近而及遠由親而及疏于一族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羣于親屬不能施恩又安望其能博愛昔伯絲圯族帝堯測其無功樂大心自賤其宗叔孫知其必滅父子諄詬秦俗因以澆漓婦姑勃谿莊子于焉興嘆則家族倫理不可驟廢也明矣觀墨子雖昌言兼愛亦不過言視人之家若己之家耳未嘗並家族而不愛也今以家族倫理爲可廢非欲自縱其身絕家庭之禁束富貴子弟僞託新學者多如此即欲自惰其身以脫室家之累耳貧民僞託新學者多如此猶托先國後家之名夫亦自欺之甚矣

### 第三課 論父子之倫上

昔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而西儒言社會學者亦以生民之初即具慈幼之天性斯賓塞爾說意者父慈子孝固出于天

性之自然乎然先儒之言父子一倫也皆以爲人父者當盡其

教子之責任觀說文白虎通二書訓父為矩白虎通曰父者矩也言以法度教子

也說文亦而說文復訓母為牧說文云云是則父母者施教令于

子女鄭注禮記而使之作善者也說文云故教子當以義方

石磻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韓詩外傳曰為人父者及子有識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禮記鄭注曰小未有知常

以正教之無誑欺此非徒愛養之謂也韓詩謂僅覆養使愛而

不教即失其為父之道矣若為人子者亦有孝親之責故趙岐

孟子章句以孝為百行之本然賈誼新書曰子愛利親之謂孝

夫所謂愛利親者非徒順親之謂也乃有益于親之謂也凡諫

親之過使之不陷於不義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孝經曰父有爭

可以不爭於父又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禮曰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熟諫費良膠申其義曰吾父母天地之子也天下

人為重故不與父母得罪鄉閭也推之蓋親之愆正親之失母

之言合於公理固當遵從若背於公理則當從從無改父道亦愛親利親之一端惟

何指以父道之不善者而言非可概論也



害於父母則不可故葉公言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不稱爲直亦以其寡恩也孟子言瞽瞍若殺人舜當挈父而逃亦此義

也若服勞奉養僅孝字之狹義耳雖爲孝德之一端何足爲大

孝哉中國自古代以來父子之倫極不平等試推其故則以中

國父字從丂與君字同致古代父權幾與君權並重故孔氏論

語注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周易至以父母爲嚴君上占之初家長即酋

長惟其奉父母爲嚴君故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春秋僖五年宋公殺

其世子痤襄廿六年子之以無罪就死者且不可勝記故俗語言父令子死不敢

不則父權之壓抑有由來矣但三代之時由命士以上皆父子

異宮故有東宮西宮之分與西人父子分居之制合定省進見皆有常數及

其長也易子以教而不親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子後世此義不

明而世之爲父者託責善之名以行賊恩之實而庭闈之苦遂

不可明言然大學有言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孟子有

言父子主恩董仲舒亦有言父不慈則子不孝繁露則慈孝爲父

子互盡之倫古人固有明之者矣

第四課 論父子之倫下

惟慈孝為父子互盡之倫為子者應以孝事親為親者亦當以慈蓄子故董子以愛而少嚴為父道韓詩外傳亦曰冠子不詈髮子不笞所以禁為父者之寡恩也若肆行殘虐即為賊父子之恩昔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謂三綱道絕又白虎通論晉侯殺世子申生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地所生也特託父母氣以生耳父不得專故父殺其子罪當誅則前儒言父子倫理亦多主平等曷嘗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哉

故孟子言親之

過大而怨是愈疏也

雖然父子之間猶有血統之關係若繼母之於前

子

如閔子騫王祥等所羅之苦是大抵皆父信繼母之言而虐待其前妻之子者也

舅姑之於子婦

女里婦之受虐于姑者其權而幼女之童養姑家者服役之勤

其苦皆足以促顯無血統關係之可言乃亦束縛箝制使之

茹痛終身此則家族倫理之必當改良者矣尤可異者古代相傳之學術以爲父母若存則爲人子者只當對父母盡倫理不

得對社會國家盡倫理故先王定禮父子不得同時立朝東周時尙

如此皆古代壓抑子權之策使之不得自由者也故任叔之子刺于春秋復經一二儒

家之鼓吹曰父母在不遠游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觀北郭子之報晏子聶政之刺俠累必欲待母沒之後漢魏以來持此義者愈

衆而士民具國民思想者亦有所顧忌而不能有爲矣由是子與親之關係日深而民與

國之關係日淺其妨礙公德不亦甚耶然孝經有言立身行道

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言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禮記有言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則對於社會國家盡倫理亦爲孝親之一

端又詩言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蓋以國家較家族國

爲重而家爲輕故溫嶠絕裾以建功趙苞舍母而卻虜古人均

諒其心惟卻缺嵇紹諸人忘殺父之大仇而全忠君之小節

主君

與國家不同以父較君則父重以家較國則國重

此則名教之罪人矣若伍子胥因報

父仇引吳滅楚夫所仇者僅君主一人乃引異國覆祖國則又一國之公敵矣故公私之界不可不明也

### 第五課 論父子之倫當實踐

中國前儒最崇孝德自蕭廣濟諸人特撰孝子傳而歷代史書

所傳孝子尤眾今試即其最著者錄之以為世人所取法晉申

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若漢媯皓父為南郡守以事被劾皓

不食日詣公卿門叩頭流血遂奏理免罪

蕭廣濟孝子傳

後漢樂恢父

為縣吏令將殺之恢年十一伏寺門晝夜號泣令乃釋其父此

救親于難而以孝名者也公羊傳曰子不復仇非子也若周仲

子崔為子路子及衛胡瓘殺子路子崔與之戰而死

孝子傳晉王

淡父為竇度所殺淡年十八潛伏橋下刺度于舟中

王韶之晉安帝記

此爲父報仇而以劫名者也子路言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若

漢施延爲亭卒取月直以供母餐孝子傳邢渠與父仲居傭以給

父同後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革負母而逃備經

險阻常採拾以爲養賊欲劫之輒哀泣言有母後漢書此居貧養

親而以孝名者也孟子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若晉王祥性

孝父受繼母之譖遇祥酷虐祥掃除牛下愈爲恭謹晉書本傳王延

九歲喪父其母遇之虐延事之謹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之

身無完衣而親極滋味臧榮緒晉書此孝親之心不以愛憎而異者

也孟子以愛親爲良能若漢殷惲年七歲得瓜果可啖之物必

懷持進母趙徇幼得甘美之食必先以哺父孝子傳陸續六歲見

袁術懷橘遺母三國志注此孝親之心發于齒幼者也又後漢崔烈

爲三公其子鈞謂天下失望嫌其銅臭九州春秋晉胡質官荊州子

威往省之質遺以絹一匹威言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晉書

循吏傳

此子之能救親之失者也能諍親失亦不失為孝也明末

顧炎武秉母遺訓不事兩朝

全樹山謂其重泉拜母庶無悔作

此子之能承親

志者也後漢袁紹遣朱靈攻郇公孫攢救之將靈母置城上以

請靈靈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拔郇而母死

九州春秋此

子之能顧公義以顯親名者也若夫漢文讓養母至孝母死自

營母墳墳土不足躬耕田壤以發土

孝子傳

晉桑虞年十四喪父

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此孝親之心見於送終者也宋

朱壽昌幼失母及復官後棄官尋母

蘇東坡詩序

明末顏元父見略

於關外躬詣遼東訪之備歷艱險卒得父冢

顏氏學記

此孝親之

心見於死後者也由是觀之足徵孝德非一端矣若後漢虞詡

早孤孝養祖母國相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

後漢

書

晉李密辭太子洗馬之官上陳情表以養祖母為詞

晉書則又

因孝順父母而推及於祖父母者也故漢代于表揚孝子之外

兼表孝孫甚矣古人之重孝行也

第六課 論兄弟之倫上

中國儒家以孝悌為美德然悌道為兄弟所共盡之倫故孔子

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

矣爾雅有言善兄弟曰友毛公詩傳云兄弟尚恩又劉熙釋名訓兄為荒

荒者大也訓弟為第第者相次第而生也又毛公詩傳訓兄為滋而說文釋彙弟二

字謂二字本義取于皮韋之相生是兄弟只有長幼之分非有尊卑之分也故

兄弟貴于互相親毛公詩傳言兄尚親是也尤貴于互相助鄭

君詩箋言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是也試再觀棠棣之詩

則戚死喪救急難禦外侮所恃者惟兄弟一倫則友愛之心不

可不篤也明矣然此皆對待之倫理故孟子言兄弟一倫亦僅

曰長幼有序自悌字從弟白虎通云弟者悌也心順也趙氏孟子章句又訓

悌為順而後中儒之言倫理者僅以悌道責弟不復以悌道責

兄而兄尊弟卑之說起矣兄尊弟卑之說起而倫理失其平吾嘗即兄尊弟卑之說溯其起原而知其原因有二試詳述之

一由於宗法社會也蓋中國自三代以來盛行宗法制度而宗

法制度以長子為大宗以大宗嗣始祖名曰宗子遂為統治一

族之人據禮記內則篇云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又云子弟有歸器衣服妻衾車

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其用其次也若宗子則支孽之對宗子儼

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則支孽之對宗子儼

然如主僕之關係矣又曾子問言支孽為宗子服喪宗子雖出亡主祭之人仍當屬之宗子此皆宗子之特權故宗子

對同族有直接裁判之權蓋古代國家法律僅及家長家若父

有爵位亦以長子襲之長子以下悉該以支孽之名觀左傳有

言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桓公

二年師又晉有餘子公行以處卿大夫之庶子則弟之不能與

兄齊等自古已然然觀庶民之有弟者目為餘夫尤其確證又觀

魯公鉏出為公左宰左傳因之而特書襄公二十三年觀此一端則春



秋之時卿大夫之支孽均不得仕於公朝皆為家臣故兄處君位弟處臣位此則兄尊弟卑之第一原因也宗法相沿寢以成俗故有小宗不立後者迄於今日一族之權仍操于長子之手謂非倫理之失平歟

第七課 論兄弟之倫下

一由于一夫多妻也中國自古及今盛行一夫多妻之制而同父之子遂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疏公羊傳弟母稱母弟兄稱兄何休注謂親厚母弟當異于羣公子顧炎武雖引鳴鳩之詩以正之並斥其知有母不知有父然習俗相沿有由來矣又中國相傳之舊法妾不匹妻庶不偶適妻所生之子為適子而男子之情則大抵薄于其妻厚于其妾對于適子則生憎對于庶子則生愛故適子之于庶子漸至積不相能古代君主雖有舍適子立庶子者如幽王立伯服廢宜曰然迫于清議不得不以適

子嗣君統及適子襲位遂視庶子若敵仇故宗親構禍日翦月

屠載在史編不可勝記如呂后之殺戚姬趙王漢景帝之怨梁王魏文帝之遇陳王是也六朝以降其

禍益烈或用暗殺或假手敵即士庶之家罹禍亦同父母既歿

適子擅權虐遇庶孽慘禍頻仍此皆敵庶紛爭之禍也夫兄弟

一倫欲泯其同母異母之見必自革一夫多妻之制始欲泯兄

弟之紛爭必自君位不世襲始古代若子糾桓公之爭國建世民之互仇均由子爭君位即

隋煬弑父弑兄亦由于爭位之亦必自財產均分始此又家族

倫理之必當改良者矣尤可異者中國宋儒盛稱兄弟同居之

制以為敦厚之風不知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以弟

為餘夫及壯而有室則別授百畝未嘗禁人之分居也魏禮謂

處晚近之世毋慕累世同居之名而實受其害李黻謂可禁其

爭財未可禁其分居蓋同居之家食指日繁則士人迫于室家

之累而以私害公况居家御眾平等實難昔唐張公藝九世同

居對高宗書百忍字則爭端屢啟含默隱忍不可一朝居夫何

益之有哉袁君載曰每見同居之家交爭相疾甚於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雖異居異財

亦不害為孝義顏之推亦曰娣姒者多爭之地故兄弟一倫欲泯其相怨相離之漸必

自分居異財始張橫渠亦明此義要而論之悌道者對待之倫理也此

以理來彼以理往象欲殺舜而舜富貴之雖不失厚睦之風然

以德報怨乃中人以上所難能此非對待之倫理也自此以後而愚民因

家族之禍隱忍以死者甚多管叔抗周公起兵以誅之雖以公誼廢私恩然

嚴刻寡恩開後世剪除宗室之基亦不得謂之為倫理也後世帝王

託大義滅親之名翦除骨肉以伸一己之權皆周公作之俑也欲兄弟互盡其倫必自互相親

愛始周詩有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厲王徙蜀民間播為歌

謠劉整杖兄任昉形之章奏彼薄于兄弟之情者安能推恩于

同國之民哉

第八課 論兄弟之倫當實踐

古人之言兄弟一倫也有墳筮之應有手足之愛有雁行之節皆所以崇悌德也今試即中國前儒之敦行悌德者略舉如左漢劉紆早失母同產弟平尙幼紆親自鞠養與共飲食臥起及成人未嘗離左右

後漢書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常共

臥起

同上

此悌德之發于性者也宋司馬光有兄曰伯康年將八

十光奉之若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史

此悌德之至老不衰者也後漢

趙孝沛國人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見賊曰禮久餓羸瘦不若孝肥飽賊大驚兩釋之王緄遇赤眉亂與弟季守父冢季遇赤眉將爲所食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遣之

後漢書

孔融收藏張儉收繫獄中其兄褒與之爭死

同上

此甘殉生命以全悌德者也周閔子騫以孝聞後母遇之酷

父將遣後母閔子以後母所生之二弟爲念

孝子傳

晉王覽爲王

祥異母弟祥爲後母所撻覽則泣涕抱持後母以非理使祥覽  
輒與祥俱賜祥以食覽輒先嘗懼其有酖晉書此不爭親寵以全

悌道者也若漢韋玄成讓爵于兄封章屢上不得已乃襲位漢書

後漢丁鴻父緄封陵陽侯父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

報既葬迺掛練經於冢而逃後漢書許武自理家財推與二弟同上

郭巨分父財二十萬讓與兩弟劉向孝子傳此悌道之見於能讓者

也不獨夷齊讓國可以專美於前也漢王讓之兄爲同郡少年

所殺讓佯與少年親以示少年以不疑及歷三年讓突出利器

以刃之復自刃以死三輔決錄後漢崔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

報仇魏朗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後漢書此悌

道之見於復仇者也不獨明子弑豎牛可以專美於前也隋牛

弘以通儒稱其弟弼好酒而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曰

叔射殺牛弘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

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隋書

宋王旦為相母弟傲不可訓一

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旦自外入見酒

流滿地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感悟為善終亦不言此

處倫常之變而能全其悌道者也不獨舜服傲象可以專美于

前也若夫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孔子問之則曰吾寡

兄弟而弗忍

禮記

唐李勣為唐功臣其姊病親為煮粥致火焚其

鬚則又因友愛兄弟之故而推及於女兄弟者也足徵古人之

崇悌德矣

### 第九課 論夫婦之倫上

上古之時以女子為一國所共有由剽掠婦女之風

如禮記云  
陽侯殺繆

侯竊其  
夫人是

易為買賣婦女之俗故視婦女為財產之一

觀妃字帑  
字而知之

視婦女為至卑觀禮言納女於大夫曰備酒掃說文訓婦為服

足證三代之時以服從為女子之義務故重男輕女自昔已然

惟其重男輕女故男可多妻女不可多夫三代之時賤如庶人始行一夫一妻之制庶人以上皆一夫多妻位愈尊者妻愈眾

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而蓄妾之風起矣此不平等者一也又

謂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不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則曰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至秦政刻石遂以女子再嫁爲不貞而男子之

再娶者則習俗不以爲非此不平等者二也若夫宋儒謂婦人

不立主又謂家道離始於婦人則亦重男輕女之說也夫重男

輕女之風雖始於古代然古代壓制女權則未若後世之甚試

觀禮記有言妻之爲言齊也說文亦曰妻婦與夫齊者也

釋名亦曰

夫齊匹敵之意也

是古人言夫婦一倫亦多主平等故申人之女夫家

一物不備則持禮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正則古代婦女未

嘗自輕也又公羊言諸侯不再娶蓋男子之不得再娶猶女子

之不得再嫁自此禮不行然後男可再娶女亦可再嫁故古代

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觀大歸書于春秋而禮有七出

之文孔子猶三則古代不以再嫁為非矣觀禮有繼父之喪指

也漢代以降創為夫為妻綱之說以為男先女後故妻不可去

夫白虎通說並主張一夫多妻之說如詩序美后妃不妒忌是而婚

姻之道苦矣由是姑虐其婦夫虐其妻女子之隱忍就死者不

可勝記加以妾陵其妻妻虐其妾家庭之苦不可明言此皆重

男輕女之說啟之也故欲泯夫婦之爭必自男女平等始欲男

女平等又必自一夫一妻始唐子潛書曰怨者君子善世之大

始嗟乎三代以下女學漸衰故為女子者大抵不能自立而仰

給於男由是有女子三從之說白虎通云女子在家從父以禁

遏女子之自由如詩經鄭箋言婦人無外事又言有非婦人

自遂使之有義務而無權利故訓婦加以纏足制行女子之能

力愈薄致深居閨闈有若俘囚即為夫者施以壓力亦無抵抗



之方此則女權不昌之一大原因也今欲男女平等必自女子能自立始庶一夫多妻之制不禁而自絕即蓄妾之制亦可漸革矣

第十課 論夫婦之倫下

秦漢以前無節婦貞女之名及夫權日增恐女子之舍己他適也乃以權力壓抑之又恐己死之後女子之不能爲己守也乃創爲殉節之說以壓抑女子於無形能殉節者謂之貞不能殉節者謂之非禮清議爲之表揚國家爲之獎勵故貞女烈婦之名起于漢代由是爲女子者多惑於虛名其夫既死則自戕其生命以殉之亦可謂之大惑也矣夫中國婚姻之權操于父母以素不相識之人強之使合復爲之殉節謂非不恕之甚耶且天地之性人爲貴今也以身殉夫在夫爲不仁在妻爲不智不仁不智何得謂之知禮哉

鄉曲之儒往慕貞節之名以希冀國家之旌表有迫女使之殉夫者

然中國節婦之外復有貞女節婦者既嫁之婦爲夫殉節者也

守節者亦曰節婦 貞女者已聘之婦爲夫守節者也亦有殉身者 近世歸有

光汪中均斥爲非禮歸有光曰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于奔注中曰

傳言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傳言烈女不事二夫非謂不聘二夫也 此又風俗之亟

宜改良者矣俞正燮 且吾推重男輕女之弊而知其影響所及

其失禮約有三端

一曰爲子者重父而輕母儀禮言父在爲母期注云至尊在不

此制今雖失傳然爲人子者往往尊父而屈母則以父權較重

母權較輕此失禮者一也

一曰爲父者重子而輕女以爲子可承祧女不可嗣統由是兄

弟一倫于彙弟則親于姊妹則疏然唐甄有言男女一也男之

子女之子亦一也是則爲父母者當愛女猶子愛其女之所出

如其孫斯爲平等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所以著斯義也而

今人則不然此失禮者二也

一曰爲女者重舅姑而輕父母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公羊傳云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不以夫家而外父母家也今人則不然以爲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服喪之制爲夫及舅姑斬則爲父母期夫女子之于舅姑猶男子之于外舅外姑也乃妻之父母卒夫爲之服喪數月夫之父母卒妻爲之服喪三年非惟爲之服喪已也至並父母之服而降之殆大學所謂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歟此失禮者三也由是觀之足證重男輕女之非禮矣則此風不可不革也

第十一課 論夫婦之倫當實踐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惟明於夫婦之倫者甚鮮昔東漢樊英之居家也婦拜于牀下英曰妻之謂言齊也亦答妻拜此夫妻平等之徵又唐子潛書有言夫之下於妻者德也夫不下于妻

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慎歟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內忍於僕而逞於內以妻爲遷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爲家嚙則易犯瀆則易覺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蓋今學之不講人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於夫妻矣

內倫篇

由唐氏之言觀之則

夫婦之間必當平等也審矣然平等者必相親親則易忽昔孟子妻獨居而踞孟子入戶視之白母將去其妻孟母曰此乃汝無禮非婦無禮也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其無禮孰甚由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韓詩外傳

是夫婦之間當以

禮相處昔晉卻缺耕於野其妻饁之相敬如賓

左傳

後漢張湛居

幽室必自修整遇妻子如嚴君

後漢書

明胡居仁居家事悉秉禮

非禮勿動雖妻子無戲言此皆以禮待妻者也能以禮遇其妻則陵虐之行可以不生而夫婦之倫亦可以永篤矣然閨門之

內尤貴雍和昔漢鮑宣學于桓氏師以女少君妻之妻悉歸侍御服飾與宣共輓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漢書

梁鴻娶孟光爲妻鴻爲人賃舂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後漢書

是

夫婦之間首貴志同志不同者必啟爭爭則夫婦之道乖昔接

輿爲楚所聘其妻責其遺義夫負釜甑妻載綴器變易名字而

去

韓詩外傳

漢王霸少有高行妻亦有美志勸霸不顧榮祿遂終身

隱遯此妻之能成夫志者也能成夫志則士人不迫于室家之

謫而弭其自私之心此即李克所謂家貧則思賢妻也故妻不

背夫夫亦不可背妻昔盛道之妻趙氏代道繫獄道感其義終

身不再娶

後漢書

較漢臣不棄糟糠之妻者其美行略同豈若漢

竇元因尙主而棄故妻韓仲伯因避亂而欲棄婦哉

後漢書

又周

趙衰娶狄女爲妻後晉侯妻以趙姬姬請逆盾與其母趙衰辭

姬曰得新而忘舊何以事人卒逆之以狄女爲內子而已身下

之

左傳

夫趙衰薄于前妻後妻尤能正其失則世之棄新厭故者

亦可謂內行之薄矣若夫後漢李充因妻欲分產置酒白母謂

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歸遂呵斥其婦逐令出門

後漢

書

此則因全一族而棄一妻衡以輕重之義雖曰薄遇其妻然

與竇元韓仲伯殊情此則古人之行權也

### 第十二課 對于宗族之倫理

中國自古迄今最崇族制雖沿宗法時代之遺風然周禮言宗以族得民則人民親睦之端實基于此蓋族以身爲主生我者父也已所生者子也同我生者兄弟也皆及身之至戚也由父而上溯之則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由父而旁推之則父之彙弟爲世父叔父父之世父即伯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從父彙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彙弟爲族父族父之子于己爲族彙弟族彙弟之子于己爲

親同姓具見于爾雅釋親篇此中國族制之大略也中國自古迄今大抵以族系之親疏定喪服之輕重具見于凌氏禮經釋例然愈親則喪服愈重愈疏則喪服愈輕服愈重則關係深服愈輕則關係淺此又中國宗法社會之大略也夫反本復始爲人民固有之性鄭君禮記注云宗者祖禰之正體古代各族均有世系垂爲譜牒使氏姓不紊今也同族之民既同奉一始祖若考其譜牒以溯氏姓之起源則種族之思想油然而生其利一也處競爭之世非合羣無以自存而同族之民互相團結實爲合羣之始基詩言宗子維城傳言股肱誰敢攜貳皆其明徵其利二也然中國古代人民其對於宗族之倫理約有二端一曰通財二曰合食白虎通曰古者所以必有宗者所以長和睦也通其有無以能理族也又曰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是則古人之敦族制無非

欲人民之親睦耳然宗族之親睦者莫若中國而宗族之乖離者亦莫若中國試觀古代以還同姓之國日尋征伐至有互相併吞者貴族之臣肆行誅戮至有互相殘賊者而貴顯之官視宗族之貧賤者有若奴僕鄉里之民因同族而爭產者有若敵仇則中國人民僅有睦族之虛名耳其有假睦族之虛名者據歷史所稱述不過言貴顯之時三族均沾其惠夫族人不能自立而徒仰給于貴顯之人是啟人民以依賴性也今欲行對于宗族之倫理則程子謂宗族須月爲一會仿韋家宗會之法使骨肉日親又言須明譜牒以收世族此皆言之可爲世法者又中國各省之中皆有望族一鄉一邑聚族而居多者數萬戶少者千百戶若能合同族之力以互營公益

如學校警察  
工廠公司

是未始非

中國之大利也若夫家長之階級宗子之名分此又宗族不平等之制度乃中國倫理之亟宜改革者矣



第十三課 對于戚黨之倫理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行賓興萬民一曰嫺嫺也者即對于戚黨之倫理也戚黨可分爲四類一曰父黨二曰母黨三曰妻黨四曰婚姻皆與己異姓者也大抵父所生之女于己爲女彙弟女彙弟之子于己爲甥父之女彙弟于己爲姑祖之女彙弟于父爲姑于己爲王姑曾祖之女彙弟于父爲王姑于己爲曾祖王姑此皆父黨也母之父母于己爲外王父外王母母之彙弟與己爲舅母之女彙弟于己爲從母推之舅之子從母之子皆與己爲戚屬此皆母黨也妻之父母于己爲外舅外姑妻之姊妹於己爲姨此皆妻黨也若夫女子之夫爲婿夫之父母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皆見于爾雅釋親篇又書言帝堯親九族漢儒謂九族兼指戚黨言則戚黨倫理古人重之久矣寇永修山居日記曰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黨母黨妻黨皆

是蓋中國積俗相沿重男輕女惟觀于戚黨之倫理稍足矯重男輕女之風何則姑與世父叔父皆王父之所生今也厚于世父叔父而薄於其姑可得謂之合理乎生我者父母也今也厚于父黨而薄于己黨可得謂之合理乎婦與夫齊今婦于舅姑則責其盡禮盡孝而夫于外舅外姑則疏而不親又可得謂之合理乎子女者己所生也今也因愛子之故至並及于子之妻因愛女之故而不能愛及女之夫亦不得謂之合理今欲矯重男輕女之習則對于戚黨之倫理不得不急于講求唐子潛書謂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一也母不異父母所从出可知矣此雖就母黨一端言之然其義可類求矣若對于戚黨之倫理約有二端一曰親睦一曰扶持親睦者互相團結之謂也扶持者禍福與共之謂也特中國人民對于母黨之倫理各有所偏或疏于父而睦於母則所行倫理厚于母黨而薄于父黨或孝因妻

子而衰則所行倫理又厚于妻黨而薄于父黨母黨然孝經有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父黨母黨既爲親所愛所敬之人若不能推愛親敬親之心加之愛敬亦於孝道有虧此乃中國戚黨倫理之偏也今欲實行戚黨倫理則父黨母黨妻黨不容有歧視之心此亦道德進化之一端也

第十四課 論宗族戚黨倫理均當實踐

昔三代之時周王不親九族則角弓之詩作是宗族倫理不可不盡也周代諸侯有曰甥舅之國者有曰婚姻之國者是戚黨倫理不可不盡也觀于周詩則周代之民對于宗族戚黨莫不各盡其倫理伐木篇言既有肥豕以速諸父又言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宗族也諸舅者戚黨也又角弓詩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兄弟既指宗族言婚姻亦指戚黨言也故晏平仲有

言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是古人之對于宗族戚黨咸有親睦扶持之責雖然親睦之禮易行而扶持之責不易盡扶持者非僅通財之謂也凡宗族戚黨有困難者均當引爲己任昔漢書第五倫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起宗室爭赴之倫依險以爲保後漢書晉祖逖遭劉

石之亂避難南徙宗族戚友及流民歸者千餘家遂成部曲戚榮

緒晉書明末孫奇逢遭亂亦築寨以保家族戚友此能濟家族戚

黨之難者也唐李申闔族爲賊兵所屠申率鄉人復仇殺賊數

百人以雪義憤冊府元龜按周禮調人有父之仇有兄弟之誼仇有從父兄弟之仇是族人亦有復仇之誼偏

劉牢之以善戰名爲桓玄所逼其甥何無忌起兵助劉裕率平

桓玄此能爲宗族戚黨復仇者也范仲淹之言曰吾吳中宗族

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能不恤

其飢寒哉唐子潛書云千金之富可惠戚友此則專指通財而

言古人能實行此誼者如後漢薛包以孝聞父母既卒弟子求

分財異居包乃中分其財凡奴婢取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

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又張禹推田宅于

伯父身自寄止于汲城种嵩以父財三十萬賑恤宗族郭丹推

己田于兄子荀淑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此皆後漢書晉徐苗于兄

子之孤貧者推以田宅咸榮緒晉書此推恩于宗族者也後漢吳漢

出征妻子或置田業及漢還盡分于外家後漢書唐張延賞不事

家產其卒也盡分田產與親戚故人冊府元龜宋韓琦身居相位自

奉如寒素俸之所入悉以贍親戚之貧者范仲淹自京師歸姑

蘇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錄親戚及閭里知名者散之皆盡宋史

此推恩于戚黨者也若夫崔盧之睦朱陳之好均為史冊所特

書則又古人之厚誼足風厲末俗者矣又魏司馬符不因兄子

篡位而忘國恩晉書晉諸葛靚不因姊嫁王族而事父仇晉中書趙



役者愈眾不盡如周制之臣妾聚斂疏財也一為財政上之關

係周代質人掌民人之質劑此賣鬻奴婢之始及戰國以後生

計愈艱而民之以身償值者屢見于史冊漢書如淳注釋贅子

子三年不得贖遂為奴婢又顏師古釋贅云家貧無聘財以

家為質蓋以物質錢者為贅以身體者亦為贅猶之雅各娶婦

而為傭也觀匈奴名奴婢為贅見三國志注引魏略而南齊書河

財見蒼則野蠻各邦財產奴隸語無區別是猶歐洲上古視奴

隸為財產之一也見那特經故鬻身為奴者至秦漢之時猶未

盡絕如貫高托言趙王家奴而季布鬻身魯此皆中國古代之

賤民也然古代行井田之制民間無貧富之區一夫不失其所

故使役奴婢之家概不多見論語言有事弟子服其勞足證當

時民家不蓄賤民也至於後世貧民愈趨而愈貧惰民愈趨而

愈惰其惰民之不貧者則爭蓄奴婢雖家僅中人之產者亦有

所蓄之奴此則非古代之制矣又秦皇之時賤視贅壻賈人西

漢之初賤視司空城旦則舍奴隸而外固別有所謂賤民矣漢文

帝雖有免奴婢之事見史記文帝本紀之中自異族入主中夏而階級

之分愈密昔周隋平定江南清門士女駢為賞口及契丹金元

屠毒中夏諸將南征多掠漢民為私戶如遼天祿元年以崇德

北宮院大王統和四年以伐宋人口分賜皇族元世祖十九年

撥信州臣民四百人戶隸諸王二十年賜駙馬阿禿江南民千

戶蓋征討所得也而逃民降民無不據為己有自是以降奴隸愈

繁然溯其原起復有二端一則異族宅夏役視漢民而漢民之

殷實者亦互相效尤以行蓄奴之制一則強佔民田橫征暴斂

民窮財盡非以身償值即無以保旦夕之生存觀金太祖二年

良人及倍贖直者太宗時詔權勢之家毋置貧民為奴元中統

二年李德輝為山西宣慰使凡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

免之五十五年詔官民無得抑良為此蓄奴之制所由視古代  
為尤甚也明代繼興此制未革如明太祖令各處抄割人口家  
財就解本處分成丁子同妻小  
收充其餘人口給軍官為奴  
此則沿元代之惡俗者也  
中葉以降而投獻田產之例興明



民有軍役田產者往往為奸致權勢之家欺凌佃役如鄭茂七

田主家欺凌佃人所致慘禍頻仍即邱嘉穗所謂以刻薄賊人之子殘害

天地所生之人也自主僕之名分既嚴無不奪其自由使之服

勤至死不可謂非吾民之巨厄矣可不嘆哉

### 第十六課 論對於奴僕之倫理下

雖然奴僕之制度既非倡於近代矣然吾觀西人之言社會學

者謂等級制度之進化大抵由家奴而田僕由田僕而雇工而

中國之階級制度也則又由雇工而田僕由田僕而家奴如秦漢之

時大抵皆雇工之農人也無田僕家奴之制若與社會進化之

公例相背而馳此誠吾中國不可思議之一事矣試就近日之

社會觀之凡執賤役者固多行雇工之制但鬻身於人而終身

如僕役者亦佔國民之一分子大抵沿元明奴僕之制者也然

釋迦說法以眾生平等為歸同此圓顛方趾之倫何容軒輊于

其間而高下之殊若此此不得不歸咎于立法之失矣今欲廉得其情莫若泯主僕之稱使世之乏貲財者悉行作工自由之

制

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

以爭存於社會之中昔顧亭林論吳中蓄奴之弊也謂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徙以實邊所用僕役並出資雇募邱家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生於間者雖有知愚強弱尊卑疎戚之殊然與我同類其有欲立欲達之心則同奚必智者尊者強者戚者乃得爲人而愚者弱者疎者遠者不得爲人乎因作恤臧獲議今師其法庶階級制度可以蕩然無存乎若慮奴僕之制相沿已久一旦革之恐屬不易則古人善遇奴僕之法亦有可爲法則者昔東漢劉寬海內稱爲長者曾宴賓客於家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能堪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慮其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死又侍婢奉肉羹翻污寬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

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後漢書

宋二程子守候夫人之教飲食衣

服無所擇童僕有過以爲貴賤雖殊人則一也不以惡言罵之

宋名臣言行錄

是古人之待奴僕首貴寬仁能寬仁則酷虐之行可泯

即張履祥所謂當善待奴僕不可橫加凌辱也此對于奴僕之

倫理也若漢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

漢書

後漢樊重

課役農僕各得其宜

後漢書

是古人之于奴僕又首貴授之以業

此亦對于奴僕之倫理也非今人所當取法者哉且奴僕眾多

非惟奴僕之可閔也若主弱僕強則主人或受制于僕顧亭林

曰今日江南士大夫奴僕有用事者則主人起居飲食以至出

處語默無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是則革除

奴僕非惟可以全奴僕之自由也且可以全主人之自由若不

能盡革亦宜稍損其數否則階級制度永無革除之期矣

### 第十七課 總論齊家之道

大學言治國必本于齊家其義何謂哉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于趙孟趙孟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詞子木以語楚王楚王謂宜其光輔五君爲盟主左傳則一人家事之理可以致一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

細行乎

日知錄

大學論齊家引桃夭之詩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

教國人又引鳴鳩之詩言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易經有家人一卦彖詞謂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則齊家爲治國之本豈不然哉特家人論治家之要上九以剛居上曰孚曰威大象則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孚者和也威者嚴也有恆者勤與儉也故齊家之要有四端試述之如左

一曰勤魯敬姜論勞逸謂卿大夫夜庇家事而後即安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國語

蓋人當燕居時易于安肆安

肆久則懈心生懈心生則家事不治昔班超居家執勤苦不辭勞辱張安世樊重以善治家業著聞爲顧亭林所美則不問家人生產者僅高士之虛聲未可據以爲法也

二曰儉由儉而吝雖非美德然居家崇尚儉約亦古人之所重也昔晏子之居齊季文子之居魯其自奉咸儉然儉者必廉且儉者可以保家業若家業之傾均由於不儉觀宋張知白之言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家人習奢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

言名臣  
宋行錄

張氏之言誠可爲天下後世之法者矣

三曰和朱子謂人之居家當無疾聲劇色蓋以疾聲劇色施之於家人即爲傷和睦之根故古均言睦族睦也者即雍和之謂也詩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亦居家尙和睦之徵昔陳紀閨門雍和史册垂爲美談

後漢書

南宋呂祖謙少

性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破家具後讀論語遂終身無暴怒

宋儒

學案此皆古人之可爲世法者也

四曰嚴昔易以家人嗃嗃爲吉婦子嘻嘻爲失家節嗃嗃者嚴厲之象也漢李充爲人嚴毅居家猶公庭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門

後漢書

蓋以嚴厲自持則家事易肅故司馬溫公朱子均

撰家禮司馬溫公復有言謂用禮于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夫所謂禮者即居家有法度之謂也故嚴與和相反而其實則相成由是言之則所謂齊家者仍由修身之法推之者也故必以己身爲準率程子言正倫理篤恩誼家人之道又曰治家必觀身均爲精言大學言身修而後家齊此之謂乎

### 第十八課 結論

要而論之家族論理中西不同其所以不同者則由社會組織之殊西洋以人爲本位中國以家爲本位故西洋以個人爲么

匿社會爲拓都拓都么匿之間別無階級而中國則不然個人社會之間介以家族故西洋家族倫理始于夫婦一倫中國家族倫理莫重于父子一倫其倫理尤以孝德爲重故儒家以孝爲百行之首此雖人民之美德然愛力所及僅以家族爲範圍故毀家抒難罕覩子文大義滅親僅傳石碣不得謂非倫理之狹義矣且家族倫理愈發達則名分日嚴名分既嚴則壓制日甚此三綱之說所由起也夫三綱之說起于漢儒西漢以前未聞此說而五倫之名則甚古故言三綱不若言五倫特中國既行三綱之說故中國人民日受制于空理之中而不能自脫使非改良家族倫理則平等之制難期實行而國民公共之觀念亦永無進步之期矣不惟此也中國社會國家之倫理所以至今未發達者則由家族思想爲之闕隔也西國社會學家有言野蠻之民愛力之所及僅及于一身而文明之民愛力之所及

則達于一羣蓋愛力以一羣爲限則一羣以外之民皆將以異族斥之而一羣以內之民皆將以同族保之矣若中國人民雖較野蠻爲進化然愛力之所及僅以家族爲範圍蓋三代以前最重族制不以團體聚民僅以宗法聚民故其民上不與國接中不與羣接惟受範于一族之中既受範于一族之中則與同族之人日親即與族外之人日疏周禮大宰言宗以族得民易言同人于門同人於宗均以宗法繫民之證以宗法繫民故家族倫理最爲發達又以社會之倫理皆由家族倫理而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而一羣之公益不暇顧矣吾觀中國之臣民私下平諸語是德爲重公德爲輕凡有周同族之疾苦如宋范文正之創義田漢許武之分產者則羣以厚德目之其有周師友之急如雷義范式者則羣以高誼推之至於杜密除莠安良陳寔化民成俗以一鄉一邑之事爲急者則已寥寥不數覲矣然推其原因悉



由於家族思想之發達故推論其利弊以求倫理之平焉

### 以上家族倫理

#### 第十九課 論公私之界說

昔蒼頡之造字也自營曰私背私爲公

許氏說文

然按之社會之公

理則未必盡然夫人生之初莫不有自營自私之念然興利除害非一己之力所能勝也必與人相賴相倚而已乃有以自存

此公德所由起也

顧氏亭林之言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道起于三人居室

德者又由公共觀念而生者也蓋野蠻之民無公共之觀念知利己之所以利己而不知利物之亦爲利己及人羣進化知利物之正爲利己于是犧牲一己之私益以圖公益之保存是則公與私正互相表裏利他心者又即利己心之變相曷嘗有相背之義哉吾試即中國古人之言公者考之則孔子言欲立欲達墨子言兼愛交利視人猶己曾子言人非人不濟漢儒言相

人偶爲仁宋儒言民胞物與孰非社會倫理之精言乎特近世  
以來中國人民公德不修社會倫理知之者稀其故何哉則因  
中國無真公私不明公私之界說其所以無真公私者則又由  
于專制政體之進化觀中國之解公式字者或借爲王公之公  
又與官字同義此非三代以後始然也詩七月篇云言私其縱  
獻豸于公大田篇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所謂公者皆專屬  
之朝廷之君主後世以降暴君代作據本非已有之物以爲公  
而于民所自營之業目爲私如鹽本人民共有之物今君主既  
握鹽政之權于民之營鹽業爲生

者反治以私梟  
之罪最爲不平

于民則禁其爲私于已則許其爲私蓋至此而

中國無真公私矣乃其勵臣民也則又托公而忘私之名如以  
公滅

私諸  
說是

以使之忠於一姓及其圖公事謀公益則又加以束縛使

之不獲自由

如禁立會禁游俠禁  
士子干預公事是

此人民所由先私後公也顧

林之言曰有公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聖訓而仁和龔  
氏作論私篇亦力斥無私之說此豈私德之重于公德哉夫亦

以中國所謂公德者皆指對于一家一姓者而言非指對于國民團體而言也

以專制之禍渙人民之羣此固國民輕公德之第一原因也雖宋儒辨公私

程子曰公則萬又曰人之有身便有自私自利之心不同如其私又曰雖言無心

之事若以私義為之便是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又言言無心

便不是當云無私心朱子明義利有張子曰無所為而為利也程子言

曰克己去私使心無私主明義利有所為而為利也程子言

之最詳程子曰利害者人之常情人心皆知趨利避害聖人不論

害只看義當為不當為又曰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尋自

家穩便處皆利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又以義利判公私復以公

安處便為利又曰人當以義為利公之字

私判善惡如北宋程子曰義與利公字

然以私為欲亦近于拂民之情於公德亦無補益蓋民既以公德為輕此社會倫

理所由不能實行歟

### 第二十課 論中國社會倫理不發達之原因

中國社會倫理至今尚未發達者不僅公私之界不明也與心

理亦有所關試述之如左

一由于機心之生也凡民之所恃以自立者一曰周身之防二

曰競爭之志乃中國之民既乏周身之防而猜疑之心未泯既  
乏競爭之志而嫉忌之念日生而要之皆機心所從出也昔漢  
陰丈人之斥子貢也謂有機心則生機事程子亦曰閱機事之  
久機心自生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布下種子此非斥人  
之尙巧智也蓋西人之機心用之于物而華民之機心用之于  
人試觀中國之人民其與友朋共處也既不能偶居無猜即出  
話發言之微亦不能坦然共白蓋猜疑嫉忌之心固不能一日  
忘矣機心既生則競爭之釁日啟試觀中國黨禍之歷史惟漢  
之黨錮宋之朔洛明之東林尙能先公後私若夫殷桓殷溫溫之  
于晉牛李之于唐則大抵長傾軋之風啟紛爭之習遂一己之  
私而忘天下國家之急者也公德不修莫此爲甚即歷代學派  
之爭皆因逞

一己之私而  
不知公理

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今觀之何其相反

之甚耶其故一

三由于學士文人之鼓煽也中國詞章家之思想一曰厭世派  
 此遺民佚民所倡者也一曰樂天派則達士狂士所倡者也此  
 二派者皆沿楊朱爲我之派與公德之說大相背馳今觀摩詰  
 表聖之詩大抵以高隱自足者也以高隱自足是獨善而不能  
 兼善也陶靖節雖亦厭世派然用世之志恆寓于詩中青蓮東坡之詩大抵以樂利爲  
 宗者也以樂利爲宗是利己而不復利物也此與邊沁以一羣之利樂爲樂利者  
 不在倡此思想者不過出于一時之憤激然歷時既久而此等  
 思想遂浸淫于民心李德裕之言曰以吾平泉之一草一木與  
 人者非吾子孫韓昌黎之言曰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大丈夫  
 不遇于世者之所爲以今觀之一則縈懷于自利一則無志于  
 濟時而要之皆私念之所致也其阻礙社會倫理之發達不亦  
 甚耶近世以來人民受制于專制政體而厭世樂天之思想日  
 益發生此公德所由日薄也其故二

就此二者觀之可以知吾民輕公德之故矣昔禮記有言並坐不橫肱古語有言食不毀器蔭不折枝所以存公德也今中國之民于薄物細故之微既無公共之觀念如污穢公共道路損折公共之花木乘舟車則爭先營貿易則作偽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其謀一羣之利害亦互相諉避而莫敢居先此人羣之所由日渙也可不嘆哉

第二十一課 論社會倫理之起原及範圍

社會倫理者即個人對於一羣之倫理也社會合眾人而後成故個人即為社會之分子就個人而言之謂之么匿或謂之小己合一羣而言之謂之拓都或謂之團體拓都為么匿之範圍么匿為拓都所限制此即個人與社會之關係也夫社會之成立在國家成立之先呂氏春秋曰利之出于羣也君道立也柳子厚曰近者聚而為羣又曰羣而後有兵有德墨子尚同篇亦有此說然社會之成立則在于保全生存試舉二例如

左

一曰人非社會不能自奉人于衣食居三者不能自爲而自用故無社會則衣食居不能具

二曰人非社會則不能自衛若個人與仇敵爭或不能勝不得引人爲己助

由是觀之社會者由個人而集合者也故個人之苦樂悉援社會之苦樂而分未有社會皆樂而個人獨苦者亦未有社會皆苦而個人獨樂者保全社會正所以保全一身身在社會之中未有社會不保全而能保全一身之理試更即社會之起源考之

一曰宗教社會 如中國社字從土從示此卽人民因祭神而團結之證也是爲中國社會之始

二曰軍人社會 如中國師字或訓爲軍又訓爲眾是也是古代之時軍人之名詞與社會之名詞無異

三曰農業社會 如中國所行井田之制是也見周禮及孟子其成

立較軍人社會爲稍遲工商社會發達尤遲

既有社會則個人與社會交涉必繁斯有社會之規則夫規則何自昉乎使個人之所爲與他人無與則不必謀于一羣而一羣不得施其干涉故有完全自主之權然所行所爲不可不屈于社會者必一己之外利害有涉于他人利害既涉于他人則不得不受社會之節制此社會規則所由起也社會所定之規則在于權利義務互相平均孔氏論語注曰先勞于事然後得報鄭君曰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又曰無事食祿是不義之富貴又曰祿勝己則近貪 既有社會之規則即不得不行社會之倫理顧中西巨儒其言社會倫理者皆各有所偏試舉二端如左

一曰知有己不知有人 卽中國楊學亦卽西人自利主義

二曰知有人不知有己 卽中國墨學亦卽西人利他主義



此二說者皆不明人已相關之義欲明人已相關之義必先定社會倫理之範圍欲定社會倫理之範圍其惟折衷利己利他二義之間乎

第二十二課 釋仁愛上

人人皆有好生之心亦莫不有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即由好生之念而起即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也故白虎通有言仁者不忍也施行愛人也蓋人能恆存不忍之心即能推恩于人而施其親愛此仁德之所由起也釋名云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念忍也鄭氏毛詩箋曰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是仁爲人性所含之德也然觀韓詩外傳引古傳謂愛由情出謂之仁是仁雖由情而生然必待愛情既生之後始得謂之仁仁當指作用而言非僅指忍心而言也說文云仁親也從人二鄭氏禮記注云仁讀如相人耦之人

謂以人道待人能相耦也阮元云人耦者爾我親愛之詞

蓋人必

合兩人而後見人與人接仁道乃生說文云仁從人二即有二

仁道施于一人即能比以仁道推之萬民觀仁從二人與仁相近

之字若反羽為比比訓為密繁其形為从而從从之字聚訓為

會眾訓為多皆符相耦相親之義也惟相耦相親始能謂之仁觀

古代仁人二字為互訓之詞中庸孟子均足證仁道之大必以

施之人民者為憑故曾子言人非人不濟也又韓無忌曰參和

為仁左傳襄七年參即相耦之義和即相親之義也是為仁字最古

之訓蓋為仁之心雖基于不忍而仁道之用則在于愛人董仲舒曰

仁之為言人也仁之德在愛人不在愛我人不被其愛雖厚自

愛不予為仁鄭氏禮記注云仁有恩者也韓愈亦曰博愛之謂

仁非與人相耦相親即無由實施其愛故古人之言仁德也均

以推行及人為詞觀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中庸言仁以親親

為大孟子言親親為仁此以仁道推之一族者也孔子言欲立  
欲達為仁孟子言親親而仁民此以仁道推之一羣者也易言  
體仁足以長人孟子言以德行仁者王又言懷仁義必王言人

君能行仁道必能愛民濟物以與民相親此以仁道推之一國天下者也是儒家言仁咸含相耦相親之義若夫徒有爲仁之心不能以仁德加人則孟子所謂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也有體無用無益于人民何得謂之仁哉故仁道必以實行爲本若韓昌黎言博愛爲仁程子言愛自是情仁自是性仁者固博愛不可以博愛爲仁二說雖殊然愛之情必本于仁之性既有愛情然後仁道可施之于實故仁道之見之實行者其大者謂之恕其小者謂之惠惠恕二德殆仁道之見之于外者乎

### 第二十三課 釋仁愛下

仁道之大既由惠恕二德而後見今試即惠恕二德分析之以見二德之不同恕也者以己量人之謂也

以己之心揆人之心故如心爲恕亦

即推己及人之謂也與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人人

亦以所欲所惡推之于我而情得其平是即大學所謂絜矩孟子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也然天下之事又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即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呂伯恭謂此其尤須體會蓋使人人各得其所欲方能爲恕故說文訓恕爲仁

餘詳下課論正義條

若

墨子言兼相愛交相利其視人猶己亦與恕字之義相同惠與恕義稍別恕即欲立欲達之義而惠則博施濟眾之謂也蓋人類不齊故施行仁德亦有淺深廣狹之分推行恕道必視人猶己且將使天下之民盡化而爲仁即曾子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推行惠德不過推恩及民使民謳其德即曾子所謂細人愛人以姑息也

禮記檀弓篇

觀書言安民則惠論語言惠則足以使人

又言因民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而子產諸子亦稱惠人則

惠非仁道之極則明矣然以惠德及人亦由于愛人之一念此

說文所由亦訓惠爲仁也要而論之恕德者由至公之心而生

者也惠德者由慈善之心而發者也然皆有益于他人若近日中國之民則踐行仁德者實居少數其原因略有二端一曰中國人民視他人之疾苦如秦人之視越人則感情不富之故也一曰中國人民不明人已相關之義凡己身以外之事均置若罔聞則公德未明之故也夫感情不富公德不明其有稍行仁道者不過以煦煦爲仁施行小惠以博庸耳俗目之稱否則惑于佛教因果之說而望修德之獲報耳其稍智之人則又提倡義舉籠人利以揚己名而已且因以爲利故損人利人並以利己而世且目爲仁人殆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乎不知人生于世非與人相親相倚則己身不能獨存故同居一羣即有相扶相助之責任否則欲人之扶己助己不亦難哉故至公之心不可不擴充即慈善之事業亦不可不竭力勉爲

如善堂貧民學校  
病院之屬是也

蓋此乃對於社會應盡之義務也反是則爲

不仁不仁之人非必多行不義也即視他人之休戚漠然無所動于心則惻隱之良心牯亡幾盡而好生之念亦微以至釀成互相戕賊之禍端可不戒哉

第二十四課 釋正義上

近世之人爲社會之大蠹者約有二類一爲眾人所嫉視之人一爲眾人所賤視之人爲人所嫉視者損人利己之人也爲人所賤視者枉己徇人之人也此類之人均貪利而忘義不明義利之辨去邪日近即去正日遠試述之如左凡損人利己之人其始也始于不知足不知足則有所貪貪貨利貪聲色貪權力貪心旣生由是窮一己之欲而不恤他人昔孔子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之損人利己者則不然只計己身之得益不復計他人之有損由是以己之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復以人之所欲者攘之歸己

又慮已謀之不遂也乃肆行詐僞公行攘奪以橫行鄉曲違背  
 公共之法律陷害無告之良民凡蔑理害羣之事靡所不爲若  
 此之流咸由于不恕因不恕而陷于不義何則義也者無損于  
 人之謂也有損于人即爲不義程子謂利者衆人所共欲苟公  
 其心不失正理雖與眾同利無侵于人人亦欲與之若切于好  
 利求自益以損于人則人亦與之力爭蓋此即論語所謂放利  
 而行之人也欲矯此弊必自躬行恕德始凡不爲非分之事不  
 貪非義之財均謂之  
義蓋爲非分之事則侵人之權貪非義之財則侵人之  
 利皆爲不恕皆爲越己身之權限故亦不得謂之義 凡枉己  
 徇人之人由于有所私私也者生于其心爲溺發于言爲鄙見  
 于事爲瑣爲詭爲欺懾于勢力工于營求故伺候貴顯之門奔  
 走仕進之徒昏夜乞憐甘爲容說以取利不惜自屈其身以遂  
 其鑽營之計始也以私干人繼也人亦干以私受人請託賄賂  
 公行雖巧言而顏厚雖受辱而心驕又慮人之持己短長也因

畏而柔因柔而媚以致改方正之操效妾婦之行而磊落之概

梗直之風不復存矣

大凡有私之人其心甚餒無事不畏人故無事不媚人甚至僕役之人亦恐其持己

短長此其心為何如危

若此之流由于無恥因無恥而陷于不義何則義

也者有所不為之謂也無所不為即為不義顧炎武曰朝多沓

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必將使一國之

人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則亂之所生豈不生于夸毗之

輩可謂推論盡辭矣欲矯此弊必自崇尚氣節始

如楊震畏四知包拯鐵面

無私此皆由于無所私則可信心而行而好善嫉惡然非有氣節者不能故崇尚氣節為最先

要而論之

治亂者判于邪正者也邪正者判於義利者也不恕之人由於

貪利故不明權限無恥之人由於營利故不勵廉隅然一則流

為寇虐一則流為詭隨寇虐詭隨均足以釀亡國之禍

皆由于于見利忘

義詩人言之詳矣可不戒歟

荀悅申鑒曰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



近世以來復有偽託正義之人廉爲小廉謹爲曲謹動作而不知

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

所歸韓詩外傳矜矜於筆飲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以不分黑白

爲渾融三代以前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安得不矯枉

以不悖時情爲忠厚人生于世上者能變俗克己外能不徇所

欲故能不爲俗所移若夫託賢時自外視之非不臨財不苟在

醜不爭故事事可託聖賢之迹尋常之人慣苛責豪傑而寬貸

而所飭者工也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僞夫所志小然彼可託爲中不

能託爲正誠也者在好惡事悉準于曉行在乎惡之時持兩端徇時悅

兩家以爲持平之體好之便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此皆

由子得自思念重而出于心否耶此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亦鄉愿

耳清夜自思能安于偽託大抵君子異於鄉愿惟能不爲利害

如公孫弘均之起于偽託損人爲貪天下君子少小人亦

住而貪鄙之念則與小人無殊損人爲貪天下君子少小人亦

少而鄉人最多鄉人用情在好惡之間小人害在一時鄉人害

在風俗惡人不可為鄉人亦不可為況昔日僅有偽中行今日復有偽狂狷

斯人也知流俗人之無能為輕重欲動流俗人以駭怪以堅士

君子之信心乃別為駭俗之一途論其為人大抵求人重而自

任輕志在於求人而又不欲為人求託跡於絕物而實惟恐與

物相絕遁己也詭繩人也苛以名震人而因以為利此偽託正

義之人所以亦為社會之大蠹也此等之人外公而實私所謂正義

者何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不惑於禍福以確守為

人之規則修身砥行行乎己心之所安持清議明是非以特立

於流俗之中不委曲不因循凜乎有不可敬若此者庶無愧於正

義之名矣人須強於自治一曰正心若吾之取舍愛惡稍有所偏則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二曰正身須以己身

為萬人之鵠若己身不正則天下之人皆將如吾之不能念及此可謂賢矣昔司馬溫公有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蓋惟正義之人

無事不可對人言故內省不疚所謂心之光明不欺於屋漏也  
若爲不正不義之事雖他人不言己心亦先自愧矣今之學者  
須先將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義者是非得失之權也明於  
集義之說則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  
慊於心處劉永澄說均可裁制之而得其宜則不正不義之事可以  
不爲此即慎獨之學此即古人正身之良法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弗從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是則正身  
之事乃古代聖賢所最崇惟正身乃能正人惟正身乃能處社  
會故欲行社會倫理亦必自正身始也

第二十六課 釋和睦上

昔孟子言地利不如人和左傳言師克在和則人民和睦即爲  
國家興盛之基此固古今不易之道也顧近世以來人民和睦  
之風漸不若古試述其故如左

一由血氣之偏 凡血氣偏於剛者其負氣必強其用情必暴其宅心必隘挾匹夫之勇逞一朝之忿實爲害羣之尤如形色之爭言詞之爭好勇鬥狠之爭是也不知好榮惡辱人之恆情若血氣既偏必以非禮之行加之於人無論他人之不能忍也即使能忍其感情必傷此即程子所謂氣勝則招怫亦即古人所謂憤事之人也

即性情乖戾之人

一由意見之偏 古人貴公近人貴私貴私之人必以一人之私見強天下人民以必從不能舍己從人必欲強人從己所持之說豈真如程子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哉其識既偏於拘墟其性復偏於固執黨同伐異拒諫飾非遂啟傾軋之風然觀之中國歷史其競爭約有三端一曰政論之爭如東漢之黨錮北宋之洛蜀黨明季之東林及復社是也二曰思想言論之爭如周末九家互攻及南宋朱子陸子相爭是

也三曰學術之爭如漢儒爭今文古文南北朝爭南學北學  
近儒爭漢學宋學是也昔孟子有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陸  
子有言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歷考前人爭競之由豈預  
料其有害於政哉不過所執者一家之言爭之不勝則各樹

黨援兩黨互競必至因私而廢公此歷代黨人之禍所由與  
國運相終始也

若學術則因競爭而進步特古人之視  
異學毀譽咸失其真致啟爭競之風耳

一由心術之偏 古人之爭競也或競以德或競以力或競

以言而今人之相競也則競以心古人之害羣也害于有形

今人之害羣也害於無形其用心也既密其計策也必深

王船

山曰居處執事與人皆  
以機巧是為喪其本心因疑而猜由忌而嫉其對於人也不

能推布至誠惟以機心相競或以言餽或以不言餽即一言

一話之微莫不伏以殺機以陷害他人為得計以機變之巧

為權謀雖蜂蠆之毒不是過也使世人而皆若此則人心之

險薄尙堪問耶此實羣體渙散之第一原因也趙氏孟子章句曰小智自

私藏怨之府

有此三因此中國人民和睦之風所由今不若古也近世以來復有以混世為和睦者不知阿比與和睦不同孔子有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謂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則今之所謂混世者正老子所謂和光同塵者也易經有言君子以同而異程子謂有能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不能獨異隨俗習非之人孫思邈亦有言智欲圓而行欲方朱子謂方而不圓則固圓而不方則詐譎蓋亂常拂理固不可隨俗習非尤不可也則混世之殊於和睦豈可不辨乎

第二十七課 論和睦下

中國人民之不能和睦其原因既有三端然能和則能合千萬人之心為一心不和則人各為心欲民能合羣必自敦尙和睦

始然欲敦尚和睦厥有四端另有相聯相扶二德詳前後各課中

一曰去爭 凡心平氣靜者可以辨理可以論事不必有人之

見存亦不可有我之見存論語曰君子矜而不爭曲禮曰在醜

夷不爭宋儒謂君子無乖戾之心蓋與物相悟者均不善於接

物者也古語有言學問深時意氣平朱子曰惟知禮義之無窮

不見物我之間胡氏箴言曰突有難堪之事以定心靜氣應之

儘排解得多少糾轆以怒色厲聲處之便激發出多少糾紛又

曰有一分矜張便有一分挫折來又曰急遽輕率應小事不足

故古人治怒之法不可不師程子曰夫人之情易發而難治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以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不足惡朱子曰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又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張子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

未消磨得盡皆其證治怒者息爭之始也韓詩外傳謂有諍氣者勿與論

子夏易傳曰凶者凶於乖爭則爭為凶德去爭所以克己而非

所以枉己也朱子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則所謂不爭者不蹈世俗負氣之爭耳非當爭而不爭

也鄭君禮記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又曰彼來辨言行而不爭不苟說而論之是漢儒未嘗欲人之枉己也  
因枉己而不爭在言則為不直在事則為放棄權利若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言橫逆來則自反此雖厚德然未免強人以難  
若夫因財而爭因名而爭因小故而爭是曰鄙爭鄙爭者尤與和睦有傷者也

二曰去偏 性情之偏見於好惡如大學言親愛賤惡各有所

辟是偏近於私如孔子叩鄙夫兩端則為不偏心術偏者以一己之愛憎區厚

薄意見偏者以一己之好惡區厚薄舉而措施易於乖張用以

待人易於失平失平則招怨夫同居一羣均有相聯相扶之責

何容軒輕於其間由于不能一視同仁惟好惡一秉至公朱子云心無私主也見有公善

則好之公惡則惡之則今人之偏者均以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不能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貌因之分厚

薄持論因之分庶合於稱物平施之道此即戴氏原善去私去

蔽之法也心術偏謂之私意見偏謂之蔽

三曰去忮 忮心由於相妒相妒由於不相能呂新吾曰為人處利則要人為



君子我為小人處名則欲人為小人我為君子近人李聯琇曰  
今自謂高明者事後則詡先見之明因人而誇獨行之高今人  
大抵昔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又以媚疾為亡國之根推  
如此

之程明道見善若出諸己胡氏弟子箴言曰凡在陸子不以私

憤毀人焦理堂亦言不必使皆古人去忮心之法也程子言君

然而大公張子言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視天下無物非我  
又曰心小則百物皆病今之有忮心者其始皆由於襟懷狹小

然其弊足以害人忮心既去庶可以不至傷物矣

四曰相恕 凡與人相處責己不能不嚴責人不得不薄如夷

齊不念舊惡廉頗交相如之權劉寬恕盜牛之人皆責人貴寬

者也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便盡道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

約之說也責人既寬則人已互相恕可以永保其和睦推之寬人之

失不責人以所難鄭氏禮記注云人有罪惡君子以人道治之

先王成法謂責己當進一步想責人當退一步想均前言之可為法者也

均為相恕之一端不可不知也

行此四德復須以至誠之心推之於人以圖公益以絡人民彼柳下惠之由由與偕陳實之和易近人均古人之可師者也

第二十八課 論義俠

昔周太宰以九兩係邦國八曰友以任得民司徒以六行教萬民五曰任龔自珍因作尊任篇蓋古代之民好義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而墨子之弟子蹈湯赴火者數十人周末之時亦儒俠並稱尙氣節務聲譽倡勇敢濟人之危救人之厄雖傷其身命而不顧中國人民所恃以扶危濟困以伸冤抑者賴有義俠之士耳周末之世刺客有聶政專諸豫讓荆軻西漢之初刺客衰而游俠盛若朱家郭解其尤著者也然周末之民咸各私其主感其恩遇之隆不惜以身殉難漢代之俠則又藏匿亡命養蓄賓客民有所求必踐其諾雖義俠之行僅施於一二人或與國法相背然言信行果是之謂厚扶弱

鋤強是之謂勇上之可以厚風俗下之可以振民氣所謂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也東漢之世世風最善一曰尚厚二曰尚勇如

郭亮師事李固固被誅亮始成童詣闕上書請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守尸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言義之所動豈知性命後漢

書又樂懷少為京兆吏其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懷獨奔喪行

服坐以抵罪桓典為沛人沛相王吉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

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負土成墳盡禮而去後漢書蓋自漢武誅

郭解義俠之風雖衰然民間之俗尚仍存篤厚之風師友恩信

久要不忘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其人心風俗之厚於今尚可

想見矣近世世風益趨於薄以致朝為師友暮為路人不復休

戚相關致恇摯之誠無復稍存而怵惕之良心亦斷喪幾盡雖人

有故舊交游亦此朱穆崇厚論所由刺也崇厚論謂得其天性

莫能得所恃亦此朱穆崇厚論所由刺也謂之德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又謂虛華盛而忠信衰剝薄稠而純篤稀務進者趨

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阨而不存其言甚爲懇切又東漢之時如皇甫規下獄太學生張鳳

等三百人詣闕訟規範滂以黨獄被逮及發京師汝南南陽之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殷陶黃穆並侍滂應對賓客臧洪聞故主

張超被圍徒跣號泣勒所部以赴其難閔靖見公孫瓚軍敗謂

陷人於厄必同其難豈可獨生策馬赴敵而死趙岐亡命孫賓

遇之北海市謂賓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匿岐複壁中張儉亡命

止東萊李篤家外黃令操兵到門篤謂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令

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後漢書此數人者莫

不勇於爲義有果敢之風無所恐怯無所畏葸不以危亡阻其

志不以禍福變其心其舍生取義蓋亦勇往之氣有以鼓之也

近代之民益趨於怯弱怯弱由於畏害畏害由於貪生昔洪範列弱於

六極王伯厚唐甄均以而勇決之風奮厲之氣湮沒於無形可

不嘆哉不惟此也卽傅燮之傷故主王恇之殯書生李善之撫

幼主其義俠之行均為後人所難能故觀於東漢之士節可以  
挽薄俗流風可以厲畏葸退縮之行若北宋士風得漢人之厚  
明季士風近漢人之勇史冊具在均今人所宜尚論者也劉永澄曰  
善人在患弗救弗祥王心齋曰民有急而不濟恥也斯言也不可不深思

### 第二十九課 論秉禮

古人之對社會也首崇交際古人之於交際也首尚禮儀三代  
之時於人相接咸有一定之禮儀故事師有事師之禮見弟子職篇

遇賓有遇賓之禮見儀禮一書即事上使下亦莫不有一定之規禮見

記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中蓋古人以禮範躬即以禮接人論語曰君子不重

則不威禮曰毋不敬外貌斯湏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故

詩以威儀為德之隅左傳以威儀決禍福如郤錡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必亡成子

受賑不敬劉康公漢人亦崇禮度如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決其反是也

霸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淳于恭舉動周旋必由禮度班彪言不失正行不踰方周變髻年知禮讓均見後漢

書  
宋人尤尙禮文小學見朱子夫所謂禮儀者言與容二者而已

對於社會修容之法有四一日適度如處人即若何之地接若何二

曰自然禮曰動容周旋中禮即三日貴慎不愆則忽偽尙大德

蓋稍有不慎即四曰不佻顧亭林曰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

沙李邦彥俚語詞曲皆登廟堂又在何晏人慕其通脫而行天步將

無所疵夫通脫者即佻之謂也又曰何晏人慕其通脫而行天步將

影鄧颺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此言欲以人知佻之後非美貌死

魏文體貌不重史家附之五弟觀於此言可扶佻之後非美貌死

立言之法有五一曰當胡氏心語箴言惻多長人善言語又言正以古

事證今言以淺言道俗事又謂此皆深於世情之於二曰慎

如孔子之論金人緘口易言慎言語亂之禍所生言語甚階三曰

實鄭氏禮注云有言不聞無疑又曰善言即孟子言惡證非君子

旨之四曰不為傷物之言趙氏孟章句曰好言人之善證非君子

夫發人陰私談人為傷物馬輕戒之兄子書論之詳矣若五日不為

無益之言孔子言不可不為苟稱式蓋一言必造無窮之禍一傳去

無窮之害一言以成人之美蓋人心之若何可於言容觀其微  
一言以化人之惡斯為有益蓋人心之若何可於言容觀其微  
昔程子曰心定其言重以舒不定其言輕以疾易經繫辭下言  
之尤詳蓋言為榮辱之祖也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決兩君  
貌為禮之文也故禮不可不秉也人欲秉禮厥有三端

一曰不驕 古人以謙為美德程子曰人欲秉禮厥有三端而孟子亦言

詭詭顏色足以拒人蓋驕則與人以難堪故驕者必有所挾如

智挾長挾貴及有惠惟不以意氣凌人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

於人即有德色也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心亦是相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

盛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心亦是相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

箴言曰以才盈者客氣也又曰先有一分客氣也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心亦是相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

不以言語加人論語曰有若無實人而後已君斯為不驕者謂

之否則在平時則絕物在亂世則危身陳涉驕而遠國畔楊修補齊桓

因驕不可不察也且驕與吝相因故程子曰驕是氣盈朱子曰

二曰不慢 古人之接物也貴敬而賤慢詩曰温温恭恭維德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冊 三十九

蹶足證古人於小慢也者合驕惰二氣而成者也說文云恭拱也自拱持也

節均不輕率矣鄭君禮記注亦云恭在貌又曰不侮者敬也是古人惡慢人性莫狎於鄉鄰禮莫疏於故友

故慢容易生然韓詩外傳謂禍生於懈惰蓋慢亦與人以難堪

與狎侮同倨傲者人望而畏之懶散者人望而鄙之不可不察

也昔衛獻不脫皮冠而大臣怒漢高倨見英賢而鄙生憤皆其證也若平仲與人交久而能敬胡瑗暑日暑服見諸生皆不

慢者也

三日不諂 禮言上交不諂曾子謂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是諂

與枉己者相同見前亦非美德蓋諂由於為勢所懾然諂者必

為人所輕且適足以長他人之驕亦不可不戒也若孔子在朝廷言便便然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皆不諂也若古之隱士因不諂而陷於慢晉人亦然亦所尚之偏也

要而論之對社會而不知秉禮雖非大失然言輕則招憂貌輕

則招辱法言於文明之世退而處於僑野之民亦非君子之所尚

也



第三十課 論擇交

人生於世不能離友而獨立毛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不需友以成者又毛傳云風雨相需蓋友者所以益己也故孔子以

直諒多聞為益友人之德二曰可以助己之識三曰可以益己之

學論語曰以友輔仁又曰主忠信鄭君詩箋云大德切以道

相成之謂也此言友之能以識助己也鄭君詩箋曰朋友講習更莫

若相觀而善功夫多此即以禮記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之義此

益己者也以學然取友在於擇人之論者詩言良朋曰無友論語

子曰管子云驕倨傲慢之人不可與交此又言小人之常失於厚小

擇人貴於知人程子曰於薄君子過各以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

人當先觀其行也又論語言因其所舉是欲親人可知宗也李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不舉是欲親人可知宗也李居

可輕信亦不可過疑近觀人李聯琇曰惟輕信者尤詳見不周而

多致悔也惟輕疑者輕信心蓋品行之淺深在人而應求之取  
去在我故古人言求友又言擇交所以擇益友而絕損友也孔

子以便辟善柔便佞為損友蓋損友約有二類一日諛友飾我善

成我之惡者皆諛友人自是則以敬我者為嘉友人自傲則以

敬我者為良朋樂受其諛則惡無止境即張子所謂今之朋友

擇其善柔而易與拍肩一日勢友今人論交初見則結盟然勢

執袂以為氣合者也及過圖交游之寵君子恥獨為君子小人亦恥獨為小人若心無

及謀祿利耳主持鮮不為小人所引雖欲中絕而不能凡子弟甘暴棄也非

者之非人然人心恒樂於親損友一則以其無拘束故取友不可不慎也

擇交分廣狹二義子夏子張持論不同包氏論語章句謂友交

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韓詩外傳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

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蓋汎交固與

友交不同也處友交之道一日尚直此即責善之道也孟雲浦

友之道吾輩始未嘗不諄諄乃比來非漫說即溢譽夫士無教

友則失聽又胡氏弟子箴言曰責善朋友之道有款曲懇到之

意則其情自孚有詳勉告戒之辭則其言益入又曰忠告尚直

善道如其為可則吾言不虛如以為不可則吾心已盡尚直

則不曲韓詩外傳曰君子崇此人德揚人美非道諛正言直行指

正相符合二曰尚誠鄭君禮記注曰妄相服習終或爭訟故古

能互信者均非友道韓詩曰讒言以間而入若訂交以漸不以

友作事以信不以疑韓詩曰讒言以間而入若訂交以漸不以

速鄭君禮記注曰人來往所此皆處交友之道也至於處汎交

之法則當別君子小人處君子宜知其為君子處小人亦宜知

為小人易經言比之匪人君子不亦傷乎傷人之所欺亦有不得已與

者之交處君子之法宜寬趙氏孟子復取其心有善孟子以善之言

以有過則喜遇此等良朋均宜恕其直言尤宜感其直言告

處小人之法宜慎易經一嚴然古卦言防小人各不同孟夫子之於王

驕人不惡而嚴程子曰遠於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君子致其

怨而不仁曰疾之已甚亂若棄絕之安石之政由己激成君子蓋

寔弔張讓而胡康侯親秦檜也程子曰君子與小人比自守

小人也又易荀注身與君子雖處而陰心不濡改也蓋立身之善惡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册 四十一

學業之進退身命之安危咸視所擇之交以爲定如茅容等因

人此立身善惡在擇交者也范堯夫與胡瑗石介游而學日進

此學業進退在擇交者也舜不能取友而喪身孺子能取友而

危禍此身命安則擇交顧可不重歟

### 第三十一課 釋服從

凡同居於一羣者必有一羣公共之規律夫製定規律之起源

由於人心有同然之好惡而同然之好惡其起源約有三端

一曰由境遇而生 善惡之制定由於習慣習慣之成由於民

俗民俗之殊由於境遇如同一事也何以此以爲善彼以爲惡

貴殉夫是 凡一羣之聚必視其宜於此羣者爲善背於此羣者爲惡

他羣亦然此善惡所以無定然一羣之中境遇

二曰由嗜好而生 人生有欲所以利己也及與事物相接有

利于己則謂之善無利于己則謂之惡然人生利己心多同利

於此者亦利於彼不利於彼故一二人以爲善惡一羣之人即奉此善

惡以爲衡合乎此者則善之不合乎此者則惡之故善惡之名生於切身之利害

三曰由輿論而生善惡生於嗜好然習之已久成爲輿論即多數人民之意向

輿論既成即不能越其範圍以別定善惡故善惡即意見

有此三因故一羣有一羣之道德即有一羣之規律規律者所以設一定之法使一羣之民遵之而行以謀一羣之進步者也

故對於一羣即有服從規律之義務且規律之製定不外權利義務二端若不能服從其大弊有二

一曰爭競權利規則者所以示限制也若不服從規則必至越權限以侵犯他人夫權利只有此數彼屈則此伸此盈則彼絀人人奪利即人人失利所謂上下相爭利不奪不饜也於一己爲不恕於一羣爲失平

春秋繁露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即有所空虛又曰聖人使貧富均有所爲度以謂均之故易治也又曰嗜好之物無限制而從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故難治也又曰嗜好之物無限制

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今欲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其弊一也  
不可是則制度者必至成弱耳今強日社之世即非爭利而各爭  
亦為一羣之民人皆當各事其事耳今強日社之世即非爭利而各爭  
分起外之權

一曰放棄義務 程子曰職事不可以巧免既委身于一羣之

中即各有職務各有責任職務責任均援規則而制定若離羣

以自鳴其高棄一羣之職務而不顧則是生無益于人不必責

其僻只可責其惰 唐賢而潛書曰凡物之生必有瓦礫若也又曰古人

無許之由果有斯人笑踞高山視禽魚鼈雖百四凶之罪不足

以戮之亦無所謂隱也蓋古之所謂隱士均放棄義務之公孔子

不能而自託於隱盜也蓋古之所謂隱士均放棄義務之公孔子

棄義乃今世之隱人則又放其弊二也蓋之一事將諉責於他人使

代庖乎抑竟置其利而不顧乎使

凡欲委身于一羣者必先去此二弊 此二弊均生於不利人盡

義務學則知盡蓋規則所以維繫人羣若不服從規則則規  
義務或自放權利則失其效用僅具空文羣體亦有解散之虞可不儆哉

### 第三十二課 釋誠信

無偽謂之誠不淪謂之信周易言立誠中庸言存誠樂記言著

誠去偽鄭君謂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又中庸注

云德性謂性至誠者問學誠者也趙岐孟子章句至誠則動金石韓詩外傳曰勇士一叫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又曰誠惡

惡知刑之本是漢儒以誠善善知敬宋儒以誠為真實无妄又以无妄為

誠不欺其次又以無虛假為誠則誠為美德古代誠字之訓說文則訓為信廣雅

則訓為敬增韵則曰誠純也無偽也古人列信于五常孔子言民無信不立又言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白虎通訓信為專一不移釋名訓信為申

謂以言相申束使不相違說文則訓信為誠信與誠互訓實則二字義稍不同宋儒以信

為實謂不信則事無實則信亦為美德顧近世以來人民對於

社會其能實行誠信之德者實佔少數其原因約有二端觀下

周禮之言謂人以禮義忠信誠慤之心相固解  
不貴施信於民而有誓有會此則探本而論之

一由于偽 中國人民言與行不能相一心與口不相一其對

于人也均有人我之見存不能推誠相待故無復懇摯之心言

非由衷之言或以言籠絡行為偽託之行中國人民之偽非一

晉時其官也必屢遷讓而後受而託名高者復偽徵辟不起此

即偽也若夫官吏上下相蒙敷衍故事此皆虛也文人言不徵

實空為荒誕不經之論此即妄不過以空言相飾已耳以空言

相飾此其所以非出于誠也所謂貌從心違

一由於忽 中國人民言行既不能合一故于己之所言及他

人所言者均不復措意于其間或視契約為空文或視約期為

虛設或朝言而夕改或見異而思遷蓋背約之事相習成風不

以為異此其所以不信也由於苟且由其尤甚者則以險詐相

高以險詐可以得利即以正直足以被欺由是所行所為無一  
非出于詐偽始也詐者出其術以欺愚繼也詐者飾其術以託



於愚以愚而藏其詐復以詐而掩其愚使人人盡受其欺如偽造契

約偽造價貨詐奪錢財諸事是均為非禮非義以自矜權術曲禮言童子常視無誑而

今人則與禮言相違此公德所由墜地也巧之大者其言必託於拙偽之至者其言

必託於誠人欲矯此弊惟以懇摯之心推之于人坦然共白與誠

忠相合故古入所謂忠誠惻使偽念不生益陽胡氏弟子箴

已接物皆當真實無妄不假安排己則無愧於心則深信於

拙勞也而與人交際則遵約而行如假款不可逾期皆踐約之一端也

復與所約相背禮曰口惠而實不至怨始蓋諾人一身是故君子於

約若口諾而不踐其約則人之怨也蓋至誠易以感人大信易以

取信于人不惟有利于人程子不能動人只是誠不抑且有利

于已昔陸贄之悟唐德宗韓文公之折王庭湊其感人也皆以誠齊桓公不倍柯盟而諸侯至晉文不背原約而原降則

又能信孔氏論語傳謂凡事莫過于實實也者即誠信之謂也

誠信之德詎可不重乎昔范式訪友不倍二年以前之約韓康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冊 四十四

良受書皆古人足以為法者若夫小信偽誠亦不足  
尚小信者信之假託者也偽誠者誠之假託者也 且言為心

聲所以取信于人己之交妄言者自知己妄是為自失其心况  
言行如兩人則人誰不疑自待待人用兩道則人誰能平嗚乎  
此本來面目之說所以可貴當今之世必宜提倡也

### 第三十三課 論潔身

昔孟子言辱己不能正天下聖人之道歸于潔身夫欲潔己身

在于先定趨向故孔孟及漢宋諸儒首辨義利朱子曰學者不

立得定則不入門便差又曰吾輩於貨色蓋趨向既定所以伊尹

兩關打不透便無話可說此言乃良箴也以拒湯聘者以其當肉安步當車也所

酒色財三則心不為境移怨漢鄭君易經注曰遭困之榮辱而君子不

物所惑也則心不為境移怨漢鄭君易經注曰遭困之榮辱而君子不

固窮又曰君子雖困處險而說故通無咎此即孔子之樂

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君子不憂惟曰有惡之根禍亂之源

乃能於惡貧之一念故君子不憂貧惟曰有惡之根禍亂之源

可乃能於惡貧之一念故君子不憂貧惟曰有惡之根禍亂之源

論語外傳曰無欲靜蓋心不定者故能不為外欲所誘  
趙氏  
易為外物所動故無欲靜蓋心不定者故能不為外欲所誘  
孟氏  
章句曰人之不能使身由外物誘之也昔吳隱之言以夷齊飲  
追耳此言不能潔身於外物誘之也昔吳隱之言以夷齊飲  
定於中者自不易於物若激其有恥之心蓋知恥則有決斷有  
決斷則知長其淡泊之志諸葛亮曰淡庶乎可以潔身矣然身  
所去舍知長其淡泊之志諸葛亮曰淡庶乎可以潔身矣然身

之當潔約有三端

一日不惑于利 君子不盡利 如韓詩外傳言大夫不言多喪  
士及禮記仕則不稼一節是儒家首明貪利之害董子春秋繁  
生大無義雖今富人羞而甚無利雖賤尚榮人甚有利  
而大無義雖今富人羞而甚無利雖賤尚榮人甚有利  
為害本禍趙氏孟惟不章句曰濁者為速禍蓋利為廉者不  
所人必爭故損蓋不為利昏即能不惑于利曰萬鍾於我何加  
於利者必有損蓋不為利昏即能不惑于利曰萬鍾於我何加  
凡惑於利者必有損蓋不為利昏即能不惑于利曰萬鍾於我何加  
此可以自反矣能不自惑于利則辭受取與之間無所往而不得

其正矣 程子曰常人有小計較便是為尺直尋吾謂惟利害相  
較又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吾謂惟利害相  
詩外傳言田子較為相以金百鎰奉母其母不受孟子合於義無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冊 四十五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冊 四十五

之餽謂焉有君子可以貨取以及榮期言貧境可樂袁憲言無財非病程子卻韓維金盤王純理書生之金皆可為法

二曰不惑于勢 不善不入守身良法惟孔子能不磷不緇故

謂仕不由道孟子等之鑽穴踰牆又言說大人則藐之是勢不

可趨尤不可為勢所惑也能不惑于勢則進退出處之間無所

往而不衡以義矣趙氏孟子章句曰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

又曰今要人爵以誘時又曰萬物皆流而金石揭止皆人阿意事貴

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富貴君子不許又曰君子以守道不為志

其言尤可傲世若夫內富貴利達為拂外固惑於勢者也馬融

為梁冀作西第頽陸游身名節嚴光園記均為正所差是

勢不可趨之即傷己邑令心宗誼不與

近實應王懋竑以王某為邑令心宗誼不與

三日不惑于嗜欲 禮曰思無邪邪心之生由于心有嗜欲程

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故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天

機淺子曰所欲不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子曰若耳之欲

聲目之所欲此類均君所欲也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心有嗜欲

中便無所欲此即鄭君所謂見物多欲益眾也是曰心為形役利當人李聯琇曰心為形役乃獸乃禽聲色貨若

能見嗜欲而心不惑鄭君詩箋曰人有欲則無苟端慤則長大無情欲能

不惑於欲一為操守素正之人也庶可以不致失身矣昔樂正子以

而孟子責之明侯朝宗不惑於

要而論之不能潔身咎在己而不在物蓋己身先不正斯為外

習所奪只昔孟子言囂囂蓋能自大其心有得于中充然自得

可責志儒行曰儒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其視外物也自能超然

富貴此即無所絀於中無所慕於外也其視外物也自能超然

無累而不一動其心趙氏孟子章句曰內定常滿囂囂程子曰

內重則可勝物之輕得深則可見誘之小周子胸中灑落如光

心使開闊葉氏言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知此義者庶乎

### 第三十四課 對于師友之倫理

古人最崇師友而古之學者必有師故師道以立白虎通曰雖

必立師周禮曰師以賢得民注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又宋程

倫理教科書 第二冊 四十六

明道所論十事一曰師傅謂古者天子至庶人必須師友今師

樂義之故古人之重已師也與君父同從學于師必盡弟子之

職案鄭君禮記注曰聽先生之言既悅有敬師歿之後必為之

制服白虎通曰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

曾三異同話錄謂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荀子致士篇曰

弟子通利則思師又大略篇曰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

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是則

古代無背師之人矣東漢之士猶重師恩王伯厚困學紀聞曰

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

郭太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以為御闕里氣象不

過此也全祖望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禮震從歐陽歙

受書及歙下獄震年十七自繫獄上書求代歙死楊政從范升

受易及升繫獄政肉袒伏路旁候車駕上書武騎射之傷胸政

猶不退推之桓榮赴朱普之葬築土成墳戴封送申君之喪過

門不宿均後漢書其敦崇師誼雖孔門弟子不是過也且漢人說經

貴師說宋明之儒言學均貴師承咸能不忘其本近人薄于師

誼輕者視師若路人重者或出其術以與師敵則是人人皆逢

蒙皆陳相也此殆荀子所謂衰國必賤師輕傅者歟荀子又言賤師輕傅

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毀若朋友列于五倫之一周禮注謂同師曰朋同

志曰友又儀禮注謂朋友雖親有同道也古人之于朋友也有責

善之情見前有通財之誼管子路言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以及

誼有往來酬酢之禮如孔子言往而不來而瓜見荀子均非禮是然此

猶末焉者耳古人遇友有難或為之捐軀如禮言父母在不許

為友而死者矣友死則哭之于寢見禮檀弓漢宋之人間有能敦友誼者漢

范式與張邵為友及邵卒式號哭赴其葬留止冢次為修墳樹

而後去後陳平子死式亦躬送其喪歸其妻子後漢書宋范堯夫

運麥反里時見石曼卿在丹陽欲葬親而乏財堯夫盡以麥舟

付之推之孔褒甘為張儉死胡銓甘隨趙鼎貶皆足以風厲末

俗至于對朋友之倫理白虎通載之較詳白虎通曰朋友之交

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財通而不惜

後人未能遵行耳近世以來為友喪去官及以死力捍友者已

少概見漢人多因朋致交道鮮終殆歐陽修所謂利盡交疏者

與鄭君禮記注曰小人微利其友無常程子曰不正而合未

亦由不正而合者也然况尊者多忘貧賤之交如古諺所謂君乘

逢下車揖者今少其人即富者無復通財之舉古人以須賈之

寒贈以襦袍今谷風作而友道衰伐木廢而友道缺詩不可謂

非友情之薄也夫古人之為後進者不敢稱先輩之字因學何

况于師同歲上計猶有哭臨之禮見御覽引孔叢子明同僚相

處尚知舊誼之敦左傳士文伯謂士會曰吾嘗同僚敢不盡心

之契至其子弟張子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亦世世講之何况于友此可以覩古代風俗之厚矣



第三十五課 論對於鄉黨之倫理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首貴合羣而合羣之道必由近而及遠則對於鄉黨之倫理不得不急于講求案周禮有言合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地官族師所載之制也司徒教之以興民德司馬用之使之維鄉閭法良意美又孟子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孟子所陳古井田之制也均爲古帝王合民羣之法亦即地方自治之基故程明道之論十事也謂政必教始于鄉黨夫古人之處鄉黨也不外相親相濟其法已見於周禮孟子蓋推相親之誼則慈幼養老賑窮恤貧之事不得不盡相親所以息爭相濟所以尙厚如孔子教原憲以至居鄉之法論語粟與鄰里鄉黨是鄉黨一篇亦多可取則惟古代之人多有委身于鄉黨之事者

兩漢之時郡邑曹掾多以鄉人任其職如雷義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濟人死罪不受其餽而范滂諸人咸能爲一鄉圖公益詩言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閻若璩曰國家之事非吾責也然地方之大利大害亦吾輩之責蓋旣爲此境之人對於此境之職務卽有密切之關係故有功德於民者古代祀之鄉社此卽對一鄉克盡其責之人也若漢視鄉黨之事則東漢之時劉勝罷官居鄉閉門掃軌無所干及潁川太守稱其高而郡人杜密謂勝知善不舉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目爲罪人

後漢書

則視鄉黨之事非己事者古人均斥其非若鄉黨之政無

措施之權則化民成俗亦當引爲己任昔秦漢每鄉均有三老施教化又如北齊李德林尙儉崔謚還鄉爲之減車騎漢陳寔以德化潁川其鄉人謂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公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烈遺以布激其改善後路旁遺劍盜牛

之人守之至暮凡太原民有爭訟輒質於烈推之邵康節諸人均能以德化施一鄉則對於鄉里應有施教之責矣且維持清議亦爲居鄉者應盡之責何則古代選舉出於州里故人才出於鄉黨及此法不存人民遂怠忽不修晉九品中正猶存此法然東漢許

邵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有品題所以示勸示懲也若使人

人畏鄉評則民俗易善此亦與施教之事相輔者也即呂氏所

定鄉約之法鄉約四條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以互相勸勉亦可

酌行若對於鄉黨不能盡相當之義務是則孟子所謂鄉人也

若橫行武斷以賊土著之民尤爲大失夫杜篤小節不修弗爲

鄉人所禮趙壹恃才倨傲至爲鄉人所擯小德之出入尚不可

況大德踰閑者乎近世以來居鄉之士又僞師陳寔之和囿于

風俗習慣以致同流合污雖一鄉稱爲愿人然實成其爲鄉愿

而已蓋居鄉而不能有益于鄉均爲大恥不可不勉也

第三十六課 結論

中國人民數載以前不知社會倫理爲何物則以中國無完全社會之故也近人欲矯其弊多有以人我相通爲言者夫孔子言大同之世其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貨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己身莊子言物無非彼物無是此又言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佛言物無彼此有彼此者爲執性又不言無而言空以爲彼等于此則空兼破一切對彼之名其說非不深遠然按之中國之民執性最深人我相通之理匪今日所能行故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會始欲成立完全社會貴于有黨黨也者萬物之公性情也無論何物均有吸力及愛力黨也者由相愛相吸二力而成者也故易有同人之卦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君子以文會友有黨斯有會有黨斯有鄰有黨然後可同是古人固不諱朋黨矣又古者民必立社同社之民均

互相團結此卽地方自治之規未聞禁民之相聚也古有合財共賈之說謂之同貨財亦不聞禁民之相合也惟殷周以降不知以黨聚民由是斥民黨爲邦朋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近儒顧炎武據此至謂邦朋卽淫朋以爲王綱弛於上私黨植于下由是數千年來以黨爲大戒漢興黨人之禍北宋刊黨人之碑南宋立僞學之禁明季誅東林之賢而近代復嚴立社之禁致議政講學之風寢以消滅其對於下民則漢武誅游俠又用酷吏以鋤豪強致民風日趨於弱此誠中國無朋黨之第一原因矣不知釋迦說法必與數十萬人俱而太西各國無事不有會無人不植黨蓋一木易折合羣木以折之雖烏獲亦難施其技民之有黨可以相助相保亦猶是也蓋各國均以黨而興

日本有薩長黨而後興義  
大利有馬志尼黨而後興

則欲興中國亦不得諱言朋黨

昔宋歐陽修朋黨論謂小人無朋獨君子有之則君子亦何得以黨爲諱哉若夫歷代亡國由於黨人則由黨人因私廢公亦由國家禁錮黨人以大拂民情耳今矯其弊必先自民各有黨始然民各有黨又必自事各有會始事各有會庶對於社會之倫理可以實行矣既有社會則人人均委身社會之中既委身社會所重約有二端

一曰期於有益 凡人之擇業無論所擇之業若何均能有裨於社會若不能有益即伯成子成所謂生無益於人與游民同故既作一事必竭力以爲之

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斯爲敬事敬事者作事不苟之謂也

一曰歷久不遷 古代四民工商各有萃居之地故不復遷於異物致所業由專而精今雖此制失傳然既爲此業則必以此業爲專門不見異物而遷此即古人所謂恆心也有恆心者事

必成易經於咸卦之後係以恆卦卽此說也行此二端庶可以處社會矣

城固盧懷琦伯瑋校

桂林鄭裕孚友漁校